



美国动态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2011年7月28日（第12期）

内部交流
仅供参考
请勿引用

新闻动态

标题新闻

奥巴马会见达赖喇嘛

奥巴马以私人身份会见了达赖喇嘛，交谈了 44 分钟，这是其总统任内第二次会见达赖。奥巴马此举会冒损害中美关系的风险，他在谈话中保持了一种微妙的平衡，既强烈支持达赖和中国中央政府的直接对话，支持西藏独特的宗教、文化以及西藏的人权，又强调中美伙伴关系的重要性。

（详见：《纽约时报》网站 2011 年 7 月 16 日）

驻阿美军指挥权移交，阿富汗发生暴力事件

7月18日上午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举行仪式，彼得雷乌斯（注：将出任中情局长）把驻阿美军司令和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司令职务移交给曾在伊拉克战场上指挥美军作战的约翰·艾伦。在这之后，发生了七名警察被杀的暴力事件，疑为塔利班分子所为。

（详见：《外交政策》网站 2011 年 7 月 19 日）

美国务卿克林顿在美国—东盟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发表讲话

克林顿在印度尼西亚出席美国—东盟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在讲话中称赞了美国与东盟的伙伴关系，并希望会议同意一项新的行动计划——把美国与东盟的伙伴关系推向另一个高度的五年蓝图。

（详见：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网站 2011 年 7 月 22 日）

克林顿国务卿就南中国海问题发表声明

克林顿 7 月 22 日发表声明，表示美国赞赏东盟（ASEAN）和中国本星期宣布就执行有关指导方针达成一致意见，以促进建立信心的措施和在南中国海的联合项目。美国鼓励各方加速努力，达成全面的南中国海行为准则。

（详见：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网站 2011 年 7 月 23 日）

朝鲜外交官将赴美，寻求就核问题对话

朝鲜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前核问题特使金桂冠（Kim Kae-gwan）将访问美国，寻求就朝核问题进行对话。克林顿国务卿表示美国不会为恢复谈判给朝鲜任何报偿，也不准备提出什么新的方案。

（详见：美国之音网站 2011 年 7 月 24 日）

重点关注

东盟外长讨论南中国海争端

东盟十国就外交和安全问题于本周在印尼召开一年一度的会议，东盟也将与邻国及关键伙伴

的高级外交官员举行一系列的双边会晤和小组会谈，这些国家包括中、日、韩和美国。寻求中国和部分东盟国家关于南中国海争端的解决方案是这次会议的首要议题。

东盟十国外长参加会议。印尼外长马蒂·纳塔莱加瓦（Marty Natalegawa）声称，在7月19日的会议上，东盟各国外长花费了大量时间就各国对南中国海油气资源的主权要求存在冲突的情况努力寻找解决办法。

当天早些时候，印尼总统苏西洛（Susilo Bambang Yudhoyono）敦促各方代表就一系列指导方针进行定稿，这些指针被称为《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苏西洛说过去九年来，东盟和中国一直就这些指针进行谈判。

马蒂说，尽管东盟认为《宣言》和一个计划中的行动指针是解决争端的最好办法，但一些东盟成员正在考虑别的选项。他说一些代表建议在南中国海的争议区域发展出各方合作的事业。“被提及的一个想法就是把该地区的争议海域变成和平、自由、合作的标志。”

中国和（中国）台湾对南中国海的大部分区域提出了主权要求，而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则对部分靠近它们海岸的海域提出了主权要求。在过去的40年里，争端时不时地演变成暴力冲突。在最近的几个月，马尼拉和河内都对中国的舰艇进入它们的领海提出了抗议。

“一个首要的条件是各方同意这样的行动路线，我不清楚各方，包括中国和菲律宾，或许还包括别的国家，能否就这条路线达成一致意见。”马蒂说。

对东盟来说，另一个敏感的话题是泰国和柬埔寨的争端，两国外长表示：泰国和柬埔寨将会遵守国际法院的要求，从有争议的边境地区撤军。然而，即便各方赞成按章行事，泰国还是表示撤军需要时间和谈判。柬埔寨表示在其撤出军队以前，需要东盟派出观察员。

（来源：美国之音网站 2011 年 7 月 19 日）

美国濒临违约，中国无计可施？

知名撰稿人汤姆·奥尔利克（Tom Orlik）在《华尔街日报》网站发文分析了美国债务危机对中国的影响：

美国政府正濒临债务违约边缘，这对全球最重要的无风险金融工具构成重大风险（据野村（Nomura）的数据显示，美国政府发行或担保了全球55%的评级为AAA的债券。约有26%的美国国债由外国投资人持有）。但多数市场依然对此威胁视而不见。原因何在？

首先，虽然美国国会内部存在较大分歧，但多数投资者依然不相信国会将愚蠢到迫使违约事件真正发生。而可能同样重要的是，在美国国债的最大债权人中，多数持有人除了等待目前的不

确定局面过去外也没有什么其他选择。

截至 5 月底，中国持有至少价值 1.159 万亿美元美国国债。一旦美国违约，中国将成为损失最为惨重的国家。目前的局面已令中国感到担忧。中国政府已屡次表达了对美国的不满，有迹象表明，中国已经开始寻找新的投资对象。

但与其他美国国债的主要债权人一样，中国并无采取任何可能损害美国国债价值的理由。另外，如此巨额资金转移到其他投资对象并非易事。而关键在于，中国仍借助低估的人民币继续依赖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模式。虽然中国的贸易顺差正在缩小，但上个季度的贸易顺差仍达 460 亿美元。而为了稳定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中国央行仍需购买所有流入境内的美元。中国仍需依赖美国消费者来推动国内的出口行业，同时也需要美国的国债市场来容纳其不断增长的外汇储备。

另据《纽约时报》26 日文章，美参众两院（民主党掌控参议院，共和党掌控众议院）在债务问题上分歧巨大，若美国政府不能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在 8 月 2 日的最终期限到来后，美国将出现违约。

（来源：《华尔街日报》网站 2011 年 7 月 26 日；《纽约时报》网站 2011 年 7 月 26 日）

（编译：江宏春）

焦点分析

为什么中国想要南中国海？

小谷哲夫（Tetsuo Kotani）*

北京方面感兴趣的不仅仅是能源和渔业资源。南中国海地区是中国核潜艇战略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为突出强调南中国海地区在亚洲的重要地位，地缘战略学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 Spykman）曾把该地区描述成“亚洲的地中海”。最近，该地区更是被称为“中国的加勒比海”。正如同意大利和美国一直以来寻求对地中海和加勒比海的控制权一样，中国现在也在寻求在南中国海地区的主导地位。

毋庸置疑，中国声称在该地区的主权以及近期的强硬表态导致这片关键水域紧张局势的增加。尽管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在了中国觊觎南中国海地区渔业和能源资源上，但是从潜艇方面看，这片半封闭的水域对中国的核战略极其重要。如果不能充分理解南中国海争议所涉及的核战略问题，那么中国的海上扩张就没有太大意义。

拥有可靠的海上核威慑力量是中国军事战略的重中之重。中国的 092 型或夏级（*Xia-class*）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配置了短程 JL-1 潜射弹道导弹，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问世以来，还从未在渤海进行威慑巡逻。然而，预计在引进 JL-2 潜射弹道导弹（装配 DF-31 和 DF-31A 洲际弹道导弹，射程估计为 8,000 公里）后，中国将具备可靠的二次打击能力。此外，中国计划引进多达 5 艘 094 型或晋级（*Jin-class*）弹道导弹核潜艇（装备 JL-2 导弹），同时在南中国海地区的海南岛建设水下潜艇基地。

日渐清晰的是，中国正在效仿冷战时期前苏联在鄂霍次克海（Sea of Okhotsk）的做法，努力使南中国海成为其军事禁区。冷战时期，前苏联利用弹道导弹核潜艇防御美国陆基洲际弹道导弹

*小谷哲夫，东京冈崎研究所（Okazaki Institute）的专题研究员。

的打击能力。为了确保军力免遭袭击并执行有效的指挥与控制，前苏联弹道导弹核潜艇不得不部署在离家门口很近的地方，并且需要装备远程导弹用来打击美国的洲际弹道导弹。除了巴伦支海（Barents Sea），通过改善千岛群岛（Kuril Islands）防御机制以及加强部署在海参崴的太平洋舰队，前苏联将把鄂霍次克海打造为弹道导弹核潜艇安全港列为优先考虑的事情。前苏联太平洋舰队部署了 100 艘潜艇以及 140 艘作战舰艇，包括一艘基辅级轻型航母，来保卫其在鄂霍次克海的防御力量。

同样地，中国需要保护其在南中国海的军力并据此修改海上战略和方针。目前，人民解放军主要的海防任务包括：1) 保护到台湾的海上航线；2) 在西太平洋地区执行军事行动遏制敌人的行动自由；3) 保护中国的海上通信线路；4) 阻断敌人的通信线路。引进 094 型核潜艇后，保护中国弹道导弹核潜艇将成为另一项主要的任务，该任务要求中国摧毁敌人的战略反潜力量并终结南海地区其他声索国的抵抗。中国的反介入/区域封锁能力，尤其是静音核动力攻击潜艇，可以用来对抗敌人的反潜军事行动。中国的航母在投入使用后将部署在南中国海地区以抵制邻国声称在该地区享有主权。

这一战略大约是在二十年前提出的，当时中国开始包围南中国海来填补美国 1991 年从菲律宾撤军后留下的权力真空。中国一再主张从历史上就对南中国海地区所有的岛屿享有主权，包括西沙和南沙群岛以及“九段线”（或“U”型线）内 350 万平方公里水域中 80% 的区域。这些岛屿可用作空军和海军基地进行情报收集、监控以及侦察活动，并以此为基点，在南中国海地区获取更多的地盘部署海军弹道导弹潜艇和其他舰艇。同时，中国任意解读《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并且不接受其他外国舰只或飞机在其水域及其上空的军事活动。

然而，中国主导南中国海的努力面临严峻的挑战。中国的强硬态势不仅招致其他声称对南中国海拥有主权的国家的敌意，而且引起了包括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在内的航海国家的担忧。毕竟，不像鄂霍次克海，南中国海是得到承认的国际水运路线。此外，由于 JL-2 导弹从南中国海打不到洛杉矶，094 型弹道导弹核潜艇需要进入菲律宾海，而美国海军和日本海上自卫队在该区进行着紧张激烈的反潜军事行动。

为了安抚对南中国海作出主权声明的邻国，中国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开始与这些邻国进行对话和磋商。一个结果是 2002 年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呼吁通过对话和平解决纠纷。但是中国一直以来不愿意订立一套有约束力的行为准则。为了回应中国近期的强硬表态，越南和菲律宾在有争议水域进行了五次实弹军事演习，并加强了和美国的合作关系，因为两国认为美国的存在是最为明显的威慑力量。

美国在各种地区论坛上明确表示反对中国的强硬表态，强调航行自由关乎美国利益。最近美国宣布在新加坡部署濒海战舰，希望借此阻挠中国的强硬表态——就像英国在“东方的直布罗陀”（Gibraltar of the East）部署“威尔士亲王”号（HMS *Prince of Wales*）和“却敌”号（HMS *Repulse*）皇家海军舰艇来牵制日本天皇。另一方面，中国过度宣称主权导致各种事件层出不穷，例如 2001 年 EP-3 间谍机事件和 2009 年美国海军海测船“无瑕”号（USS *Impeccable*）事件。美国正在努力争取与中国签订海上纠纷事件协议。然而，中国对任何此类协议丝毫不感兴趣，因为这类协议只会为美国继续留在南中国海提供合法性。

印度是南中国海问题的另一个重要博弈方。印度预计很快就会启用它的第一艘弹道导弹核潜艇“歼敌者”号（*Arihant*），并且在研发远程 K-4 潜射弹道导弹的同时，印度计划再建造两艘弹道导弹潜艇。印度成功研制远程潜射弹道导弹后，它的潜艇在南中国海地区的目标将是牵制中国。

澳大利亚同样也对南中国海地区的紧张局势表示关切。在澳大利亚的“北方路线”中，政策制定者认为东南亚地区的稳定是极其重要的，因为敌对国家能够向外投射力量至澳大利亚或是威胁澳大利亚的海上贸易和能源供应路线。因此，外界预测澳大利亚将加强该国北部的军事力量，同时允许美军更多地使用其基地。

与此同时，日本在南中国海地区也有其自身的战略利益。南中国海是日本极其重要的海上航线，日本进口石油的 90% 通过该地区运进。南中国海地区的权力均衡同样对日本周边水域（也就是东海和菲律宾海）的安全存在巨大影响。此外，如果中国通过控制南中国海而成功获得海上二次打击能力，这将破坏美国威慑力量延伸的可信性。

2010 年 12 月，日本公布了新的《国防计划指导方针》，要求加强沿琉球群岛链（*Ryukyu island chain*）的情报收集、监控和侦查活动并增派潜艇舰队。在近期的美日“2+2”会议上，东京和华盛顿方面在共同战略目标中加入了海上安全维护并加强与东盟、澳大利亚和印度的合作。

所有这一切意味着中国在“中国的鄂霍次克海”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中国越寻求对该地区的主控权，就会招致越多的敌意。为了避免形势进一步恶化，中国应该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修改其主权主张（美国应该立即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只要中国继续其强硬态势，它的海上邻国就会加强与美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日本战略合作关系，以打造地区反潜军事网络。

但是责任并不仅仅落在中国身上——该地区其他国家也应该寻求合作。如有可能，应在有争议水域进行合作开发。南中国海地区越来越猖獗的海盗威胁也为各方提供了另一个合作领域。同时，该地区的国家应该在各种场合下继续与中国就海上安全进行对话，例如东盟地区论坛和东亚峰会。

事情不可能轻而易举地解决，但是讨论制定出一套行为准则将是避免军事冲突的最佳途径。
(来源：《外交学者》网站 2011 年 7 月 18 日)

美中关系中的信任鸿沟

迈克尔·奥斯林 (Michael Auslin) *

在华盛顿，“重启”与中国的军事交流已经成为一种惯例。在过去二十年里，经常性联系被中止过多次，而军事联系的每一次中止都会引发一轮关于冲突产生原因的担忧。

是时候承认中美两国对彼此都存有这样持续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了。降低对于军事关系的预期会使双方的关系变得更为成熟，在此种关系下美国开始对如何确定和保护自己在未来几十年里的利益进行一场严肃的讨论。

这些年来，中美两国都曾多次取消事先已确定的会见和交流活动。最近一次两军关系的“冰冻期”持续了 18 个月，自 2010 年 1 月美国宣布对台军售开始，至本月初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克·马伦 (Mike Mullen) 上将访华而彻底结束。导致交流中止的事件名单读起来如同外交上一系列的伤痛：天安门事件、中美撞机事件，以及 1999 年美国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

然而最主要的刺激因素还是台湾问题。美国持续对台湾的防卫提供支持，北京方面仍然主要以此对华盛顿方面施压。每一次有争议的对台湾出售先进武器的行为都会导致军事有时甚至是政治关系的破裂。只有当奥巴马政府上个月清楚地表明反对这样的军售，马伦此次对华的访问才获批准。

有人可能会认为自那以后双方关系应该已开始回暖。然而，另一个主要的刺激性因素已经在双边关系中出现：南中国海问题。几个月来，以搪塞的方式应对中国关于东南亚水域的大量言论和强硬态势并未导致共识的达成。事实上，就在马伦将军访华期间，中国国防部长在公开讲话中

*迈克尔·奥斯林，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 (AEI) 常驻学者。

首先批评了近期美国与其长期的盟友——菲律宾举行的海上军事演习，并主张美国应当减少军事开支。

奥巴马政府决定继续实施此类演习并按计划在本月与越南进行演习是正确的。中国在过去几年中的言论和行动表明其主要的目标是为自己 在亚洲海域争取尽可能多的行动自由。虽然这一目标本身并不具有威胁性，但是中国如何利用其日益增强的行动自由却可能带来威胁。这些行为包括毫无保留地支持本国的平民捕鱼船队在有争议水域作业，干扰其他国家的渔民以及向小国施压，使这些国家在对它们提出主权诉求的水域进行勘探方面作出让步。一个日益强大的国家想运用其新的实力来坚持表达其诉求，国际社会对此会作何反应，北京方面决定不予理会。

对北京方面的新姿态华盛顿的反应并不是前后一致的。尽管自去年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声称南中国海领土争端的和平解决是美国的重要国家利益之后，奥巴马政府已采取了更为强硬的立场，但美国的其他一些言论似乎脱离了中美间存在分歧这一现实。

马伦将军在断言中国现在已成为一个世界大国之后，重申了希望北京和华盛顿协力在全球舞台上实现“更广泛的共同目标”这一一贯的愿望。然而，多年来的外交和军事接触并没有使两国在苏丹、朝鲜、缅甸、伊朗、台湾或海洋领土主权诉求等问题上达成共识。

虽然中美两军的高层终于可以通过一条专用电话线通话，但是双方还是未能就达成海上航行规则（如“海上事故”协定）取得进展。北京继续警告各国不要践踏中国的国家利益。

中方对这些分歧进行辩解的理由是称他们的国家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正集中精力于国内发展。而美国人确信分歧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并且开始有所作为，就像 20 世纪初威廉二世时期的德国（Wilhelmine Germany）那样。这两种解释都是正确的。

但中美分歧的真正原因其实很简单：这两个国家在亚洲乃至全球是影响力和实力竞争的对手。而今日之不同在于针对中国持续试探美国的实力和意图，华盛顿已经开始采取更为现实的应对方式，以表明和保护自己的利益。

这是好事。华盛顿及其盟友和伙伴需阐明中国的行动不利于稳定，需强调将通过谨慎发展国防力量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即使是在它们设法解决与中方的明显分歧时。维持可靠的军队比 100 份外交公报所传达出的信息更明确。但即使在我们继续向亚太地区投入大量军事资源的同时，我们仍然应当继续推动军事交流，尤其是作为我们了解中国军队能力的一种途径。

亚洲稳定所面临的巨大威胁来自于误判的可能性。应当公开讨论“红线”问题，这样每一方都了解哪些事件可能引发冲突。然而所有这些都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即使在中美两国改善关系 20 年后，双方的分歧依然很大并且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

中国并未显示出缓和其诉求的可能，但是华盛顿至少能够设法帮助缓和其行为。这可以通过以下三点来实现：维持美国在亚洲的前沿存在、提升从美国本土至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军事行动能力，以及与美国的亚洲盟友合作帮助它们进行防御。这也许是将来某一天美国和中国实现平衡的合作关系的最佳途径，而中国也更愿意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世界大国发挥作用。

（来源：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AEI）网站 2011 年 7 月 14 日）

（王子磊、郝玥译，吴其胜校）

编辑部：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编辑： 郝玥
通讯地址： 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社联大楼 203 室
邮编： 200020
电话： 53064520
工作邮箱： meiguodongtai@163.com